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183卷



海潮音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音

潮

海

第一卷 第四十回



本刊在中國的佛教所負的使命是如何的重要？這是爲一般讀者諸君久已認識了的；本刊過去十三年中在佛教界以至全中國文化上的貢獻是如何的重大？這也是爲一般讀者和本國內外的學者所認識所稱許的。但是回顧到過去十三年來本刊奮鬥的歷史，雖是具體的表現了我們社長太虛大師個性的精神，同時也顯現了歷來愛護本刊的投稿者與社董諸公真正護法的熱情！現在同人等本着過去的精神，力謀未來新的發展！本刊的投稿者讀者和社董諸公，想必益益的發揮其熱力以助本刊前途的發展；同時必定有多數新的同志的力量加入我們這個力謀文化向上的集團裏來！現在把第十四卷的內容列告在下面：

●國畫●
（1）塞蹟風景；（2）古今佛教有價值之曼陀羅佛像刻字畫；（3）名德近影；（4）宏法團體攝影。

●佛教春秋●
佛教教內的大事以及與社會政治國際乃至其他各宗教發生直接或間接有關係之事件；本刊本佛教事理圖融之宗旨與理論，以犀利的眼光，作如實的客觀深刻的短評。

●論文●
本佛教之學理，以融攝指導現代的思潮；本佛教教團原有組織之精神，以改進現在佛教之制度；行之以曉暢的文字以顯佛教之大用。

●講座●
彙集國內外名德縉素有價值之講演。

●學僧園地●
爲獎勵全國青年僧伽學業的精進，特闢這欄。凡國內各學院的學僧，照本刊徵文題目投稿簡章來投，被選登者，給與頭等次等等的獎金。

●研究●
關於大藏各系研究有心得的文章。

●翻譯●
選刊古今國外佛教有價值的著述爲中國所未翻譯者。

●著述●
國內名德新近有價值未刊行的著述。

●雜集●
（1）隨筆以及幽默的諷刺短篇清新的文章；（2）團體簡章，時事紀要；（3）序，記，詩。以上三類，看來稿量上多寡，逐期輪流選擇精要者，刊登之。

●通訊●
（1）各地佛教的通訊；（2）學理討論與問題疑難的通訊；（3）名德開示的通訊等。此外無關宏旨的，概不刊登。

●佛教要聞●
國內國外關於佛教發生案件較重要者，作簡短新聞之記事。

以上各欄雖分而不定分，每期隨稿件所宜刊登之。

希冀國內外的博雅縉素諸公，廣行法施！凡有本刊上面各欄性質的大作，照投稿簡章者，無論文言白話，一例歡迎！

本刊本卷擬徵求佛教各宗專家的著述，特出幾個專號——至少兩個特專號，辦法決定後，即行宣布。

同時希望本刊忠實愛護的讀者諸公，對於本刊的內容有所指導改進，在本刊能力範圍之內，當盡量採納，以期副於愛護者之雅望！其企本刊之發展！
海潮音編輯室啓



海潮音月刊

第十四卷 第一號

民國廿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封面

弘一
豐子愷

卷頭語

編者

新年號開場白

芝峯

(一)——(二)

我所希望班禪章嘉兩大師與國民政府

象賢

(三)——(五)

蘇俄實施「五年非神計劃」

象賢

(五)——(七)

秋

胡適的胡說

芝峯

(七)——(九)

振興中國與振興佛教

戴季陶

(一)——(三)

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

太虛

(一三)——(一五)

佛法與救國

太虛

(一五)——(一八)

圖

(一) 廈門南普陀寺太虛大師與寺衆及信徒

(二) 陝西佛教徒歡迎戴季陶院長

(三) 何故請先生影

(四) 張溥泉先生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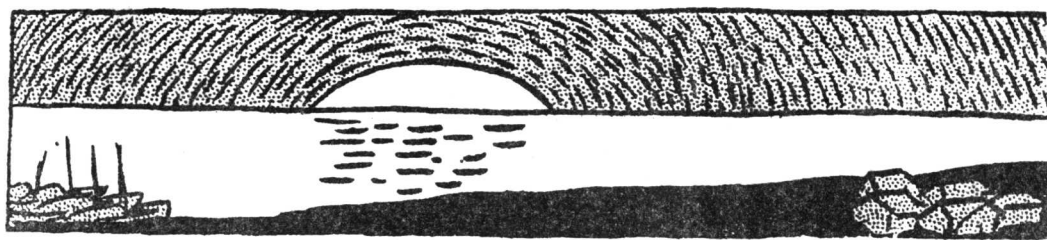
(五) 汕頭潮州歡迎太虛大師會泉法師之熱烈

(六) 潮陽之和平橋

畫

人欲之分析與治理

太虛 (一九——二三)



我的佛法體系觀

向鑑瑩……(二四——三七)

佛教倫理學

普欽……(三八——五四)

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自序

王季同……(五五——六三)

太虛大師潮汕弘法一週記

守志……(六五——七三)

論修學所應取之方法

勝濟……(七五——七七)

新舊僧伽的衝突

曇鉢……(七七——八〇)

學僧園地

怎樣是我們的新生命

大忍……(八〇——八四)

通訊

歐洲佛教近訊

記者……(八五——八五)

漢口佛教近訊(美國包樂登碩士來漢)

本光 慧慈……(八五——八八)

武昌通訊(方本仁先生任世英圖書館董事長)

記者……(八八——八八)

上海通訊(抽提寺慶中之中國佛教會)

記者……(八八——九〇)

開封通訊(重興塔陽白馬寺積極進行)

淨嚴……(九〇——九一)

首都通訊(二則)

大鎮……(九一——九二)

廈門通訊(常惺法師行住持南普陀受請典禮)

常明……(九二——九二)

各方上太虛大師書(四)

記者……(九二——九三)

略評新唯識論

太虛……(九五——一〇八)

佛教要聞

記者……(一〇九——一一〇)

編後記

編者……(一一一——一一一)

卷頭語

民國建立已有二十一年的歷史，現在是歌着二十二年的進行曲了；本刊產生，隨時代的演進，也有十三年的歷史，留着十三卷的成績。現在正是第十四卷的開始了。回視國中過去的政治和觀察現在社會的現象，仍紛呈離亂不可收拾的狀態；內顧佛教的徒衆，頑固如故，散沙如故，危機隨着政治社會的變化，益趨於悲哀之途。

同時整個的世界，在這個年頭，正在着着變演强者怎樣來壓迫弱者，弱者怎樣抵抗强者？殺人的科學利器日益精巧，在這種醞釀之下的人類，將來死亡的數量和慘狀，必演成空前浩劫。最近英國哈佛大學名教授拉斯基氏說：「中國之於恩怨，非健忘者，有仇必復，亦如其有德之必報也」（本年新聞報一月九日）。這不但中國的國民是如此，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是這樣「有仇必復有德必報」的。現在世界有多少弱小民族壓伏在強國鐵蹄蹂躪之下，日夜進行謀其「有仇必復」的計劃；而强者徒逞一時的快意，殊不知近則禍及身，遠則殃及子孫。

這雙方各趨極端的尖銳化，尤以遠東最近日本侵略中國的序幕揭開！在現在中國，果如日帶國軍閥派所想像，無力抵抗；倘稍得機會，這全民族的力量，未可過於輕侮，日本未必一如其理想的樂觀。進一步言，全世界的第二次大戰，會因此爆發。

在這嚴重的時代，佛教是負有重大的使命——雖中國佛教的制度和教徒腐敗的自身，確是有使人厭惡之處；但佛教精神的偉大，學理的圓滿，實踐的平易，在這個時代，已爲全人類要求生存幸福上的一條光明的大道；故中國佛教制度和教徒的不良，還沒有斷傷其致命的精神。

本刊所負的使命，就是表現佛教精神、學理、實踐三方面的言論：一方以指導人類生存幸福的光明大道；同時也力謀改良佛教制度和汰除低能分子以提高僧格。

本刊力量雖微，但本這唯一的目標做去，前途的難險怎樣是不問，仍本着過去十三年奮鬥歷史的經驗精神來奮鬥！唯願，愛護本刊的諸公，與以同情的援助和指導，不勝厚望之至！

海潮音

編輯部
發行部
啓事

啓者，本刊仍由上海膠州路七號佛學書局發行，
凡關於「定閱」「代售」「推銷」等，請直函佛學書
局發行部，本刊編輯部，仍在武昌千家街佛學院
，凡關於「投稿」「商榷」等，請直函佛學院海潮
音編輯部，務祈注意，以免延誤！

佛

教

春

秋

新年號開場白

芝 峯

現代的世界，是充滿着一種可怖的象徵。立身在佛教旗幟之下的我們佛教徒：這是混淆和光同流同塵地混日子過光陰呢？還是效法那小乘的兔徑完全迴避現實而逃避呢？還是本着大乘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象王行改善指導現實的事變去奮鬥着呢？

回顧民國二十一以來的佛教徒，行小乘的兔徑，早已被我們東方（依印度專指中國這是大乘性的中國）否定了，數千年的兔徑，荆蒿叢生，已尋不出兔子的行跡了。大乘象王行呢？到了現在，變成老象陷泥塗，不能自拔了。試看我們乘赤色三昧願王再來的佛教徒，那一個不是自命爲人天導師大乘菩薩行呢。但是事實如何？只要回顧二十一年來的佛教現象，除指示告訴我們老象沉泥不能自拔外，還有別的呢？那些同流同塵混日子過光陰的，他們原來是沒有目的的，也是無須預備的。

好了！新年到了！我們最近過去這幾十年來的糊塗賬，可以一筆勾銷！從新年一月一日的新曆上，重新記起，把我們全體的

海潮音 第十四卷 第一號

佛教徒的本佛陀的精神拿出來，「上宏佛陀，下化衆生」。來改善現代的現實生活，來指導現代的社會組織。

從此以往：出家的僧伽們，都有高尚的道德和高深的慧學的價格，從錢口本子上的「利生爲事業宏法是家務」騙鬼的話，真能應用到在人世間來實踐！

從此以往：在家的居士們，都能安分於現社會的生活，不懶惰，不頹廢，勿盲從，勿迷信。本菩薩無畏的願行，服務於社會，尊崇於佛教，表現佛教入世的精神，成爲佛教化世的基石。

時代的警鐘已在鳴着，全人類生命正在生存和滅亡的最後決賽，和平與戰爭之神在拼最後的一點氣力！負有教化全世界衆生的我們佛教徒，應該披着精進之鎧，執着智慧之劍，本大乘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象王行來改善指導現實的事變，和時奮鬥，與佛爭雄！

我所希望於班禪章嘉兩大師與國民政府

府

象 賢

佛教在中國過去文化上的貢獻和政治上的輔助是非常的宏大

【三】

。唐宋元明清以來在政治時能得其統一的成功，都是靠佛教的同化力。就是現在所謂五族——漢滿蒙回藏共和的大中國。但是新疆甘肅青海原爲中國佛教的乳母的佛史上著名的西域，現完全爲回教的區落；而滿洲最近又被日本羽翼之下成立了所謂滿洲獨立國；外蒙同化於蘇俄赤色；內蒙也正在變亂離異中醞釀——最近報上載內外蒙和回族所居之三省，謀成立大源國的文件；西藏潛伏在英帝國鐵蹄之下；而中國本部的漢族，也無日不在自相殘殺和被日帝國蹂躪之中。

這種潰崩離析的原因雖複雜，最重大的是人民失却思想的重心和行爲越其軌道所致。換這話說：就是民國成立以來的政府，信義道德未孚於人民，人民不信任於政府，爲政者抱「今朝有酒今朝醉」，人民苦於苛政，內部大亂，異族懷離，外禍乘虛而襲，造成今日中國破爛的局面。中山先生雖給以政治的建設仍不能實行。在這種嚴重局勢之下，須有一種和全國各民族有歷史而人民較有普遍深切上的信仰的東西，來建設全人民心理上的統一的王國，思想行爲都有一致的重心和紀律；然後建設政治上種種的建設，如使手臂，自無障礙。

在全中國各民族有歷史而且普遍于人民的信仰的，無疑地是佛教了。除回族外我們漢族普通信仰佛教的四萬萬人中約占半數；西藏西康全是佛教徒；內蒙外蒙有半數以上的佛教徒；滿洲

也占半數。假使政府予漢族本部佛教以援助使佛教本身得以整頓，滿蒙藏自然嚮化來歸；但政府對於本部佛教置於不問不聞，而佛教徒的本身又沒有力量來整頓，這種使漢族佛教任其自生自滅的政策，在經緯萬端的政府，固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實際漢族佛教既沒有振興的希望，徒以空頭銜想騙蒙藏，也是不容易的事；同時全國人民的思想行爲的重心既失其依歸，挺而走險，債屬莫繁，雖有良好主義的政治，無奈「官無紀綱」「民不聽命」何！

班禪章嘉兩喇嘛（長老的意思）這次進京，班禪且就西陲宣化使之職，實行政教合作之先聲。但班禪章嘉兩喇嘛，確具有全蒙藏人民精神上的領袖，政府表示這樣的歡迎和隆重的儀禮，在班禪兩喇嘛自願意：「宣揚德意」，「效命中樞」（班禪喇嘛語），「本我佛教人救世之心，以保障東亞和平」，「願竭力謀五族之團結」（章嘉喇嘛語）；但是漢族佛教的腐敗如此，政府的態度仍不改其往昔，想現在佛教「在政治上得偉大之助力」（班禪喇嘛語），恐怕還是難事。

章嘉喇嘛說：「余等欲以宗教救國，蓋宗教可以補政治之不及，在國家紊亂時，宗教有大力足以維繫人心。」誠然：宗教確「可以補政治之不及」，宗教確「有大力足以維繫人心」；但看什麼環境和時代言。現在漢滿蒙藏的佛教徒（紅衣黃衣喇嘛在內）

的腐敗情形，日益狼狽，知識在一般普通人民之下，甚至有些行為較一般俗人還不如，連自身都不能整頓，連自心都不能維繫，用什麼東西去「補政治之不及」？有什麼力來「維繫人心」？

故班章兩喇嘛，真想以佛教實力來振導人心和政府有幾分誠意尊重佛教的話，必須從根本的整理佛教始。在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兩喇嘛電訊：「下午戴傳賢與王震亦往訪，談佛學及整理佛教」云，這整理佛教，纔是根本辦法，實行整理佛教，纔不會辜負中央盛情。但一談到整理佛教，非集中專門人材下精密的研究不可，先把漢滿蒙藏的佛教徒表現出和合的精神聯合起來，有嚴格的登記調查和有系統的組織，學和行有一致的標準，政府在在可與以方便，使得有齊一的步伐，然後會產生出大力，「振導人心，挽回末劫」，方有希望；「宗教救國」或「補政治之不及」，方不會落於空言。這是我所希望於班章兩大師！也是希望於我國政府當局諸公！

蘇俄實施「五年非神計劃」 象賢

朋友從汕頭寄來廿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正報（汕頭日報），有林伯慶君的評論標著上面的一個題目——蘇俄實施「五年非神計劃」。他是依據莫斯科通訊，頗多讚揚之語。但在一般於宗教沒有研究和蘇俄的宗教歷史沒有認識的人們，同時也必定抹煞一

切宗教或為我們佛教擔憂。現在不妨把牠——莫斯科通訊錄在這兒：

「蘇俄自今年起，已開始實施『五年非神計劃』。其實施之程序：

第一年內作成封閉一切教堂及其他宗教機關之完密計劃。第二年將「宗教家庭之魔窟」調查清楚。凡政府機關及事業中有宗教信仰之人民一律予以革職或驅逐，並嚴厲禁絕宗教宣傳品及宗教祀典；而在國境內盡力宣傳非宗教。

第三年設立「非神者活動機關」分佈全國各處，如有不拒絕宗教家或牧師之命令者，放逐出國。

第四年則將一切基督教堂及各教之寺院廟宇，強其讓出，給地方蘇維埃作開設電影院俱樂部，及其他宣傳文化娛樂機關之用。

最後之第五年，則注其全力於「擴張此種非神力至最前線，肅清留存人間之殘餘的宗教思想」。

故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使蘇俄境內不再有教堂之遺存；並使人之思想均能自動，反對及厭惡宗教及上帝，世界歷史中以政府權力推翻且禁絕宗教勢力者，當推蘇俄為第一云！」

五年非神的計劃，是無視宗教的結果；但果必有因，他的原

因是什麼？一宗教理論的幼稚，二宗教行為的罪惡。這兩種是蘇俄宗教產生這惡果唯一的原因，再加以布爾什維克主義獨裁的政治，牠是非妥協的唯物論和無神論者，自然不容許有這種迷信宗教的存在。在過去第一期五年的計劃中，已實行着非神的宗教運動，到了現在第二期五年新計劃出現，就是蘇俄舊宗教的末日到來，同時也就是我國人民正踏入新宗教創造時期。

蘇俄的宗教，雖有其他的回教等，最有力量的也就是基督教，牠的理論的幼稚，不是今日才為智者所不滿，早已受人根本的擊得粉碎了。你看創世紀第一篇中的一片童話式的神話，——什麼上帝造天地，造人物，始祖亞當墮落犯罪，連累到全人類於萬劫不復，因此產生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贖全人類的罪。上帝是什麼？為什麼造天地人物？為什麼亞當一人吃蘋果累及全人類？為什麼耶穌一人釘死十字架能贖人類的罪？這些這些淺薄幼稚謬誤不克一攻的理論，是保護神學理論的基礎。處在唯物主義橫行的今日，布爾什維克主義制度下的蘇俄，雖有沙伯爾的一九二三年正教會與革命握手，他勸告俄國一切忠實的基督教信徒的公民於蘇維埃政府指導之下，來站在一條聯合戰線上，與社會不公平的世界之惡魔相鬥爭，他也喊着：「資本主義為致命的罪惡，及與資本主義之鬥爭為基督教徒之神聖義務」這些投機的宣言。但是根本的問題——以神為本位的問題已完全崩潰了。雖若

托爾斯泰，戈戈爾，羅柴諾夫雖具有文學天才理解極深切的宗教人物，以文學的作品，述說他們精神的鬥爭，讚美基督教為世界唯一的希望。希望仍然是希望，社會的神治國，仍然是不知期待到何年何月，而基督教在蘇俄的基礎已根本動搖，況且基督教之在蘇俄革命時期與柴皇同盟不名譽的事情，慘酷無人道的加害革命的黨人和無辜的人民，因這種洗不乾淨的罪惡，是傷失了全國民之信任，「天無二神地無二皇」的謠言，也隨着俄皇的命運而天逝。故第一期五年計劃，已將屬於神的人類變成人的自身的人類的訓練，現在進一步剷除殘餘的神教，自在意中無須驚訝的。

至於佛教，牠的本身就是非神的，在大小乘經論中觸處都有破斥主宰宇宙的神，在在顯示着自棄自得的因和協調宇宙相互影響的緣，絕不承認有最基本的存在。故佛教是絕對的無神論者，較之於唯物主義執物質為宇宙萬有基本之因的理論和基督教以神為基本之因的理論對抗，更為徹底些。林伯陵君又說：

夫五年非神計劃不實施於歐美各列強，而獨實施于蘇俄，此誠值得吾人之研究。豈歐美科學不發達人尚迷信有上帝乎？曰不然，主義不同之故也。何則？宗教家者資本家之忠實走狗也。資本主義對內榨取其無產階級，對外侵略弱小民族，而被榨取被侵略者，常起反抗之心，於是乎資本

主義有所謂武力脅迫政策，及文化懷柔政策，懷柔政策足以麻醉被壓迫階級而根本消滅其革命精神，比之武力脅迫政策其用意更毒；文化懷柔政策以宣傳宗教思想為中心，使被壓迫而受痛苦者，心目中只祈求上帝之仁慈而以進天堂安樂園等為死後之幸福。今歐美列強為資本主義之國家，安肯放棄此政策，蘇俄為社會主義之國家，安用保持此政策；余故曰主義不同之故也。夫蘇俄為世界上實行社會主義最先之國家，故禁絕宗教勢力在世界歷史中首推第一，此乃必然之理也。夫何足怪！

宗教家為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忠實走狗的，以宗教麻醉被壓迫階級的，在中國佛教從沒有發生過這種歷史上的事實；故佛教是純粹的和平奮鬥的宗教，是力謀全人類自身的解放而達自由平等的大康莊，人人有佛可成，就是人人都得有自覺的覺起來謀自身的解放和改造全人類的不良的行為。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是物質的共產主義，而佛教是精神的共產主義。但有物質共產進行而沒有顧慮到精神的紀律，自然會喚起階級的鬥爭演成人類的大屠殺。資本主義過去在歷史上演成慘劇的罪惡和現在無產階級演成慘劇的罪惡，還分不出誰大誰小誰厚誰薄的。所以實行物質共產的制度，須先有普遍運動精神的共產，方達到和平的奮鬥和達到革命的最高峯。現在我所得的結論是：——

神本的宗教，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宗教，用以麻醉無產階級與弱小民族的宗教。現在蘇俄布爾什維克主義，表面上已成了一個新的宗教（牠雖不願意有宗教的名稱，實際是不能免用宗教的信仰和手段），但缺少了另一方面的——精神的共產。將來的世界，是必推進到共產世界，也就是中山先生最終目的的大同世界。可是無論列寧的共產主義也好，中山的三民主義或理想的大同世界也好，沒有佛教精神共產為全人類革命的基礎，是都免不了最近的將來全人類的大慘劇。

願世界先覺之士，急起普遍運動這革命基礎的精神共產的佛教運動！

胡適的胡說

芝 峯

在我們中國學界著作界有權威的胡適，他能寫一手好白話的文章和一口好國語的演說，再加以帶上美國的黃眼鏡來看中國的古董，於是舊事新翻花樣百出；把我們頭腦簡單的國內青年團團圍着他似乎有迷人的法術。他雖標榜研究學問是要有科學方法的，實際他是不科學的，全憑着個己的聰明主觀的頭腦來估量一切，全不顧慮到對方事實的條件是怎樣——至少對於佛教方面是這樣的。他專長於歷史，竟把永嘉大師成為烏有先生的胡說（胡適文存三集卷四所謂永嘉遺教，我另有批駁他對於現代僧伽第四卷第四期）！他

在武漢大學所出版的文哲季刊上登載了一篇跋六祖大師別傳（？）（大概是這題目，書不在手頭，不得一考前證之也。）在年代上舉出別傳八誤，而日人松本文三郎的六祖壇經書誌學的研究（見現代佛敎第八期）中又證成胡適的胡說——他批評王小徐先生所著的佛法與科學，又被王先生一駁，也成為胡說（見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最近在武大學術講演會講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見漢口公論日報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四日五日），對於佛敎似瘋狗般亂吠着，再來一個胡說——現在關他胡說的話節錄下來：

「第二個魔王，印度文化輸入，……就是使我們宗教非人化。這印度文化侵略過來，在北面是自中央亞細亞而進；在南方是由海道而入；兩路夾攻，整個的將中國文化征服。」

原來中國儒家的學說，是要宗親孝，要不虧其體，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將個人看得很重。而印度文化一來呢，他是一切皆空，根本不要作人，要作和尙，作羅漢，要跳出三界，將身體作犧牲，如燒手燒臂燒全身，人燭燭，以供於藥王師。這風氣當時轟動了全國，自王公以至庶人，同時迎佛骨；假造骨頭，也照樣的轟動。這簡直是將中國的文化完全野蠻化非人化。」

「在唐代開佛的如韓愈，他曾說過「人其人，火其書，廢其居」，三個大標語。

「再在宗教方面發生了革命，出來了一個禪。禪就是站在佛的立場上以打倒佛的，主張無法無佛，佛法在我而打倒一切的宗教障礙，……建設人的文化和宗教革命。」

「這時老英雄已受了傷，精神上受了傷——可說是中了精神上的鴉片煙……佛——受了千年的佛化。」

「司馬光二程等主張無爲，……找到一本一千七百幾十個字的大學，打倒十二部大佛經。」

中國的文化和印度佛敎的關係是非常密切，但被佛整個的征服與否，在是做怎樣的看法。胡適說印度文化「一切皆空」，「根本不要作人」，「人燭燭」等等，「將中國的文化完全野蠻化」：這是胡適的胡說——佛敎所謂「一切皆空」是空個什麼？應用對機說法的一句話：就是空却胡適自己以為聰明可以欺騙麻醉全國青年的糊塗思想，就是空空却你帶着有色的眼鏡，將你根本的糊塗執障完全空却，然後方能見到事物的真相，於被所觀察的事物上就會不起瘋狗般亂吠！

佛教是以大乘化爲根本的精神，中國所流傳的佛教都着重於大乘，阿含成實俱舍等小乘經論，雖有譯入中國，弘揚者絕少。「作經漢」「跳出三界」等，早已被佛斥爲「焦芽敗種」過，無須待胡適來說！燒手燒臂燒身，是大乘行徑，但沒有證到登地以上的菩薩——若藥王菩薩一般用三昧火來燒，是不許可的，佛戒律中也已有禁止過，也無須待胡適來說！

在唐代出了一個韓愈，官迷中了心竅，靠着一手調花腔的文筆，欺騙當時的人們，現在出了一個胡適，時代雖不同，動機如出一轍。韓愈對於佛教全無研究，開口亂道，今日的胡適的胡說和他有什麼不同？韓愈出三個標語，到今還是被胡適引用。胡說亂道！亂道胡說！後先輝映。

禪宗的「無法無佛」，就是上面的「一切皆空」；開「一切皆空」，認他「野蠻化非人化」，開「無法無法」，認他是「建設人的文化和宗教革命」：這簡直是開了朝三暮四，而衆狙皆怒，開了朝四暮三，而衆狙皆悅了！胡適胡說之智，也可作如是觀。宋元明的程朱陸王之學，誰也知道是脫胎於佛教的禪宗，是記佛教一部分的禪宗精髓，裝在大學裏頭，體僞用儒，陽儒陰佛，事實更屬顯然。胡適却說他們是「找到一本一千七百幾十個字的大學，打倒十二部大佛經」的胡說。

中國到現在之所以還能成其一個未死的老英雄，就是佛教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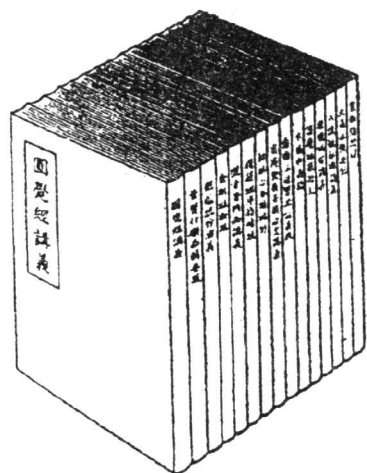
文所貢獻，予以統一各異族而成功爲最大版圖最多人數的一個國家的緣故。他胡說着什麼「中了精神的鴉片煙——佛」，真是亡八蛋之尤！

我們是佛教徒，我們對於胡適不顧史實無理這樣的胡說，不能緘默。記得梵網經似有這樣說：「聞人毀謗佛法，如三百矛刺心」。胡適這樣的胡說，正是毀謗佛法，「爲摧伏諸惡外道」，「爲住持如來聖教」，「爲方便調彼伏彼」（《增廣善書疏證》）故；阿斥胡適的胡說！

本社徵求各地通訊員

本社徵求國外與國內各省市各縣通訊員其性質如下：（一）關於該處發生佛教事件，無論是好是壞，能作記實之描寫；（二）綜寫該處佛教近狀之概況等；上爲特約通訊員。（三）抄剪該處報紙上所登載之新聞（寫明報名日期）；（四）自己寫簡短之要聞；上爲普通通訊員。肯擔任普通通訊員者，請即源源惠寄，即以本社該期海潮音爲酬；倘肯擔任特約通訊員者，向本社報名，贈以本刊全年。

諦 閑 講 錄



天台正宗，諦老法師，教通大藏，學究一乘，五十年來，代佛宣揚，講肆宏開，遍於海內，八音演唱，一旋陀羅，上以闡揚聖言，下以砭箴愚昧，所有講義紀錄成書，或當時刊布，或事後編印，維諸佛之慧命，作後學之津梁，誠法苑之寶藏也，今就所知，已有十餘種，然皆當時一次刊行，未有存版，故事後欲讀法師講錄，每苦無從覓得，本局有鑒於此，特將法師所有講錄一一翻刊，版式一律，合之可成叢書，凡欲研究佛乘，而讀法師遺著，請速購備，今將目錄分列於下。

普賢行願品輯要疏	全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圓覺經講義	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圓覺經親聞記	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觀經疏鈔演義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金剛經新疏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義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
楞嚴經序指味疏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
始終心要解略鈔	全一冊	定價大洋八分
省庵勸發菩提心文講義錄要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
念佛三昧寶王論義疏	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水懺中義疏	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教觀綱宗講義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八識規矩頌講義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
大乘止觀述記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
皇懺隨聞錄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
法華楞嚴題玄義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

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論

壇

振興中國與振興佛教

戴季陶

——講於河南佛學社——

各位大德居士先生

此次兄弟同王一亭先生回京，途經貴地，蒙各位先生特加招待，實在感激得很！在這很難得的盛緣中，兄弟有一點感想，很至誠地貢獻于各位先生。古人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又說：『君子愛人以德』。彼此既是具有一個共同的宗教信仰，所以應該要很誠實的互相幫助。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沒有一件不是衰敗得了不得，宗教是民族成立一個最大的要素，總理在民族主義當中，講得很明白的；因為民族衰敗了，所以這最大要素的佛教，也跟着衰敗！現在要振興中國的國家，振興中國的民族，當然要從振興這最大要素的佛教上去努力，以全國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所共信的佛教，如果不能振作，正像是一個汽車，沒有汽油一樣，諸般事業，都不會興盛的。有些不明白宗教的性質的，他們以為宗教和國家是不相容的；或者以為信仰宗教，是反革命的。這自然是很大的錯誤！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上，把仁

愛的作用，分做三類：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之仁；慈善家所作的工夫，是救人之仁；宗教是

救世之仁。

這一個見解，就是把宗教對於國家民族社會的地位和效用，很簡單明瞭地表現出來，國與人不可分，國與世亦不可分，則三種的仁愛，應該是其用雖異，而其體則同。就一方面說，做政治工夫的人，斷不可輕視了宗教，而從另一方面說，做傳教工夫的人，斷不可遺棄了國家。我們的國家衰敗到現在這種樣子，社會腐敗墮落到這種樣子，人民痛苦到這種樣子，如果宗教家的人們，不發一個大慈悲心去救他，這豈但是拋棄了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也就是違背了救世的宗教本懷！這一點，是望大家要切實注意的！有人以為科學與宗教不相容，這是在科學未進步，宗教未進步的時代，不能融通兩種的人的偏見，就現代歐美的科學和宗教的進化歷史來看，便很明白兩者都是整個人類文化當中一個方面，一個是意識世界的進化；一個是器世界的進化。

一退俱退，

一進俱進，斷沒有不相關的。又有人以為別的宗教，如耶教